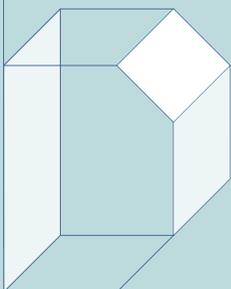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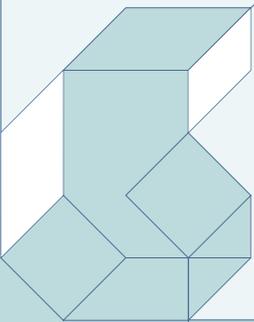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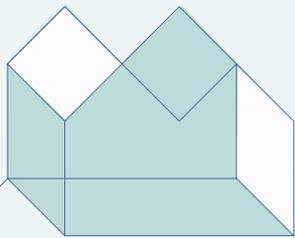


文字畸零地

Bits and Pieces of My Writing

張欣芸 SHIN-YUN CHANG
作家



看著訪談摘要的筆記，打開錄音檔，準備整理逐字稿。

訪問前，收集受訪者背景資料，架構出提問順序，擬定訪談大綱、問題切入點。提問時，有人滔滔不絕，像不斷分歧的岔路，枝桠蔓生，或如糾纏在一起的毛線球，雜亂的捲成一團。

有時，受訪者的記憶片段，如同散落一地的馬賽克磁磚，不相關的片斷混雜在一起。訪談結束後，總要花費許多時間，拾起那些零碎片段，梳理出輪廓、脈絡，與背後的關聯，一塊塊拼貼出事件的樣貌。

以文字為棲地的食字獸，在時間畸零地裡食字維生。書寫對我的意義與目的，在時間的刻度裡，不斷位移。生活裡，我盡量讓母親、食字獸、補習班教師這三種角色，保持在平衡的狀態，也讓自己保有留白的空間。

無論是在精神或物質上，書寫，是扛起生活重量的施力點，也是一趟向內走，與向外走的旅程。

賭徒與地縛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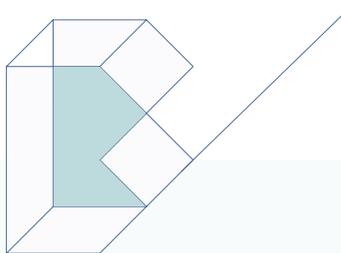
夏日蟬鳴的喧囂，如浪潮般襲來，大二下學期的暑假，我在信箱裡，收到了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的退學通知單。

泅泳在耳畔的蟬聲，突然靜止，蒼白的寂靜裡，只剩下恐懼，淹沒了我。

我的世界，分裂成兩半，離開原本的軌道，倉皇的從中途下車，列車疾駛而去。車廂裡的乘客依然朝向目的地前進，我茫然的留在月台，失去座標的我，不知該何去何從，不知能朝向什麼方向。

攝影雜誌裡，「全能攝影師」的招生廣告，垂釣我的目光，成了我眼前唯一能抓到的浮木。

以前在新聞系裡，新聞攝影的蕭嘉慶老師，



曾是《人間雜誌》攝影主編，這堂課，開啟了我對紀實攝影的興趣，揹著腳架與單眼相機四處拍照，觀景窗裡的世界，給予我另一種視角。

攝影讓我擁有前進的動力，看著「視丘攝影藝術學院」的招生廣告，我告訴自己，我要成為攝影師！

在母親眼裡，「家醜不可外揚」是她奉行的圭臬，所有不符規章的瑕疵品，都注定成為見不到陽光的祕密。退學這件事，如同她結束法律關係的婚姻，都該被滴水不漏的嚴密包裹，送往祕密掩埋場裡。

在美髮院與客人交談間，另一個存在於理想藍圖中的女兒，在虛構間誕生。擔任記者的「我」，在加油添醋間冒出來。

母親編造了這位不存在的女兒，讓真實的我，成為矛盾的存在。

我無法成為演員，配合她編寫的劇本演出。我成為了賭徒，把銀行戶頭裡的積蓄提領出來，梭哈般，把眼前的籌碼全都押注在攝影上。

我不知道命運之神將會發給我什麼牌，決定孤注一擲的我，將手中籌碼全梭！將十七萬拿去繳攝影學費。

劇烈的家庭風暴中，我獨自拿著存款與行李，來到台北學攝影。

抽風機的葉片聒噪旋轉，漆黑的暗房裡，將底片放置在片夾上，調整放大機的焦距，影像輪廓逐漸清晰。按下定時器的按鈕，暈黃的光線穿透片夾，投射到銀鹽相紙上，釋放出快門凝結的時光切片。

拿起夾子，將相紙放入顯影劑中，刺鼻的藥水味裡，影像緩緩浮現。顯影、急制、定影、水洗，黑白影像的世界，光影明暗間，一切都顯得純粹而直接。

我將生活上物質的需求壓縮到最低，用來買

攝影器材、底片、相紙耗材。學攝影的這半年，防撞氣囊般，阻隔了我與外界的衝擊，給了我短暫的緩衝期。

然而，現實生活，並不是一部熱血的勵志片。

結業後，帶著作品集，沿著婚紗街，去應徵攝影助理。每張張貼在外的徵人啟事，都意味著希望，推開厚重的玻璃門，忐忑不安的遞上履歷表後，徬徨的等候面試，但所得到的答案大多是石沉大海。

四處面試，卻不斷碰壁。原有的自信一點一滴消失，一片一片瓦解，那個不斷被拒絕的自己，化身成地縛靈，獨自在婚紗街明亮的櫥窗外飄盪、徘徊，反覆倒帶，成為蜷縮在記憶裡的暗影。

斷線的懸絲偶

拿起將寫好的企劃書，戰戰兢兢將稿件遞交給老闆，像聆聽判決般，看著他挑魚骨頭般，一字、一句從文章裡剔出魚刺，留下一盤面目全非的破碎魚肉。

在電腦螢幕前，敲打鍵盤，繼續挑燈夜戰，如懸絲偶般，一條條名「責任感」的絲線，牢牢釘在我身上、頭腦、內心，牽動著我、拉扯著我。

我在一間多媒體公司，找到了製作助理的工作，這也是我第一份正職工作。工作內容包含了提案的企劃書、文案、腳本、攝影，還有一些瑣碎的雜務，包括處理繁瑣耗時的政府標案，每天都處於多工處理的狀態。

錄音間裡的配音員，以鏗鏘的語調，念著腳本裡的旁白。有些撰寫的企劃書、腳本，在通過後，被拍攝成了影片。然而，字斟句酌的推估執行時可行性，小心翼翼地完成他人的期待，文字成為沉重的手銬與腳鐐，緊密的與「求生存」綁在一起。

我的頭腦裡，住進了一位嚴苛的編輯，在字裡行間，不斷審視自己。不斷壓縮自己的時間，生活幾乎被限縮在工作上，讓我一直處在緊繃、恐懼的狀態。擔心自己表現不夠好，害怕沒有達到他人的期待。

春上村樹的《國境之南·太陽之西》裡，西伯利亞的荒原上，觸目所及，皆是一望無際的地平線，農夫在農場日復一日重複同樣的勞動。有一天，啪一聲，他發現自己身上的某種東西斷了，扔下鋤頭，不再種田，往太陽下沉的西方，不斷走下去，直到倒地而死。

那些懸在身上的細線越繃越緊，啪一聲！在超過負荷後，突然斷裂。

壓抑的感受，漫溢開來，沖破堤防，淹沒了我。

星期六下午，原本該是放假的日子。手機裡，傳來公司通知開會的電話。

語音信箱裡的留言傳來責備，刻意沒有接聽電話，拖著沉重的步伐離去，讓刺耳的鈴聲，繼續在一旁不停歇的聒噪。

從婚紗街到補習街

我沒有朝向太陽之西走下去，而是成為婚紗街裡的薛西佛斯。

背負著求生存的恐懼，每日將巨石推上山頂，到達山頂後，巨石又再度滾回山下，永無止境，繼續重複周而復始的輪迴。

在競爭激烈的婚紗街上，業績是物競天擇的生存法則，長袖善舞的業務能力是首要需求，客戶不挑選的照片，都成為廢片，最後都是要進到垃圾桶裡。

業者不斷用優惠的折扣、贈品，吸引客人上門消費，展開了血流成河的割喉戰。

這裡是實現人們浪漫夢想的夢工廠，美麗可以量化，風格可以複製。人們購買甜蜜的想像，而不是粗糙的現實。在價格間的折扣戰與攻防戰裡，我已分不清自己的職業到底是推銷員，還是攝影師。

沿著夢想的繩子向上攀爬，卻發現自己搖搖晃晃的懸吊在半空中，成為生產線上，不斷按快門的冰冷機器。鏡頭前的一切都渙散失焦，我成為販賣夢想的推銷員，卻失去了夢想。

補教名師的招生旗幟隨風飄揚，衝刺班、魔鬼訓練班的廣告看板占領了街頭，紅色榜單醒目的張貼在牆上，宣揚著浴血奮戰的輝煌戰果。決定重回校園，辭職後，重新拿起高中時的課本。

從婚紗街來補習街，我總想於余華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裡，那個紅背包的少年，他揹起父親給他的紅背包，準備去認識外面的世界。離開家門前，少年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，歡快地奔跑了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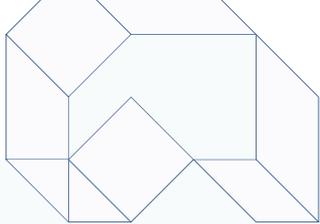
旅程中，遭受搶劫、毆打的少年遍體鱗傷，也失去了他的紅背包。唯一相伴的是跟他一樣傷痕累累的汽車。

而我沉重的背包裡，已不再是底片、測光表、相機、鏡頭，而是一疊疊的測驗卷、講義、參考書。

2B 鉛筆在答案卡上沙沙作響，準備了五個多月，重考後，我考上台中師院語文教育系，為了能負擔學費與生活費，我在補習班找到兼職的工作，白天上課，下課的時間，就在補習班工作，以家教與補習班工作的收入維持生活中的開銷。

對於校園裡的一切，我總覺得格格不入，像與整個世界有著時差一般。我始終不是校園青春歌舞劇裡的一員。

有一天，在走廊布告欄，無意中瞥見了全國學生文學獎的海報，我嘗試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參



加比賽。家族記憶的回溯成為我書寫的起點。雖然這篇小說沒有得獎，彷彿有種出口被打開了。

畢業後，我在補習班教國文、作文，繼續參加文學獎、徵文比賽、投稿，在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報導文學得到了一些文學獎。也接到一些雜誌刊物與出版社專書的採訪工作。

透過部落格的聯結，開始有了與讀者、文友們交流互動的平台，獲得了讀者的回饋與鼓勵。也認識了許多為文化資產、社會運動、自然生態、文學、藝術而努力的朋友們，讓寫作的觸角延伸到不同面項，拓展了我的生活圈。

我成立了食字獸文化工作室，以讀書會、講座、分享會、工作坊等形式，與獨立書店、藝文空間合作，舉辦新書發表會、音樂故事分享會、文學創作工作坊。希望能扮演創作者、作品與公眾之間溝通的橋梁。

縫補生命裂隙

斑駁的紅漆一片片剝落，推開大門，鏽蝕的鐵門發出啞啞獨白。在左鄰右舍搬遷離去，七里香築成的圍籬裡，到了夜晚便陷入幽深的靄寂。

屬於爺爺、爸爸、叔叔、奶奶的聲音已遠去。曾經，我以為那是家，後來我明白，那是要歸還的宿舍。

最後，我又明白，肉身也是宿舍，靈魂寄寓之所，終究，要道別。

書寫，在心理層面上，另一層更深的涵義，是在縫補過往的斷裂。也是在向過去道別。

以前，我常在想，在那趟中途下車，未完的行程裡，成績單上 55 分的採訪寫作，如果再多了五分，就能在預定的時間點，準時下車，不用再多繞一段路，那樣的人生，會是什麼面貌？

但或許，就是因為多繞了一段路，看到了不

同的風景，才會走上書寫這條幽深的小徑，去探尋內在冰山的風景。

有人的文字，像一把犀利的手術刀，閃著鋒芒，一刀劃開，探見表層下的肌理。

對我而言，文字縫補了傷痕，也帶領我與他人產生連結。

過往已發生的事件，無法改變，在「再敘述」的過程中，透過觀點的轉變，與重新詮釋，賦予跟過往不同的意義，學習用新的目光重新看待自己，療癒因而產生。

在參加李崇建老師《麥田裡的老師》新書發表會時，當他提到薩提爾家族治療中，指責、討好、超理智、打岔四種應對姿態時，我察覺自己長期扮演著討好者的角色。在乎他人、情境，卻忽略了自己。

和崇建老師對談時，我再度看見到婚紗街時期的我，茫然無助的在街道上。那個害怕被拒絕、被否定的地縛靈，始終潛藏在性格裡，不曾離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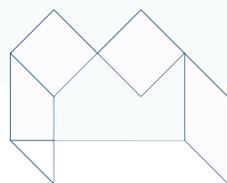
在薩提爾家族治療的課程中，在諮商師瑤華的帶領下，我看見內在冰山裡，從小到大對權威的恐懼，只能不斷壓縮自己，成為沉默的容器。

我一再重複著同樣模式，不斷忍耐，不敢表達自己，壓抑自己的感受，直到情緒潰堤。

這些暗影亦步亦趨，如影隨形，如藤壺般攀附在上。

從家族書寫開始，在時間的夾縫裡，我在這片畸零地裡，挖鑿記憶的脈礦，家人的離散、病痛、死亡，透過文字的轉生術，召喚離散暗影。凝視生命中的裂隙、暗影與傷痕，也超渡了自己。

那些刺入掌中，鮮血淋漓的玻璃碎片，在時間裡，轉化成柔軟的碎花布。一片片碎布，縫補成了一床百衲被，覆蓋在身上，包裹了我。



張欣芸創作教室

凝視生命中的暗影

寫作的初衷，是為了凝視、回顧、整理過往的生命經驗，從家族記憶的回溯開始，展開了初步的探索，在回憶的礦脈中開鑿，想藉由書寫，抓住生命中消逝的光影瞬間。

生活就是尋找題材的沃土，然而，生活中的感受常會被各種繁瑣的事物遮蓋，被龐雜的資訊轟炸而漸漸麻痺，失去了感知與覺察，變得冷感，甚至是無感。這時，走出同溫層，去嘗試尚未經歷的事物，拓展不同的生命經驗，轉換另一種生活方式，透過不同視角，觀察周遭的人事物，這些體驗，長期累積後，便化成創作的腐植土，成為養分來源。

在我的工作中，藉由採訪可以認識各行各業、不同世代的受訪者，在訪談中傾聽他們的生命故事。進行小說創作時，很多角色的原型，來自生活中我對人的觀察，以及自己生命歷程的轉化。我常在腦海裡，開啟一個個檔案夾，裝著人物的對話、肢體動作、慣用口頭禪，作為蒐集題材、塑造角色的資料庫。許多故事的來源，來自對事件的咀嚼、反芻、省思，沉澱後，經由轉化錘鍊而成。

寫作，是一趟向外走，也是向內走的旅程。在接觸了薩提爾的家族治療之後，陸續參與了一些工作坊與課程，展開了內在冰山的旅程。也幫助我創作時，更深刻理解人物的心理狀態及變化。

「每個生命皆有裂縫，如此光才能透進來。」從探索自身開始，凝視生命中的暗影、裂隙與傷痕，這些學習，讓我一層層探索內在冰山，從書寫中展開自我對話，看見致過往的應對模式是如何產生。那忽明忽滅的光，便從裂隙中，悄悄透出來。



109年


 文藝創作獎 徵件


 文思澎湃起
揚筆正逢時

When Well of Thoughts Full, Write on!

 Works Wanted for the 2020 Ministry of
Education Literary Creation Award

109

{ 03/02 ▶ 04/13 }

上午9:00 起

下午5:00 止

教師組

現代戲劇劇本、短篇小說、散文、新詩、童話。

學生組

現代戲劇劇本、短篇小說、散文、新詩。

 報名方式請詳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全球資訊網 —
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網站 (<http://web.arte.gov.tw/philology/News/list.aspx>)
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
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